

# 住在老房子的人

本报记者 杨洁 解敏 文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



VV 长春公寓的居民抱着刚晒完的被子回家，厚重的历史感与强烈的生活气息在这里并存

新民晚报

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

“优秀历史建筑”“文物保护单位”“鲁迅故居”“茅盾旧居”……短短一条山阴路，留下多少历史名人的印记，从每条弄堂口的挂牌数量，可见一斑。

红砖红瓦的大陆新村，是这条梧桐小路最引人注目的亮色。这是鲁迅生前最后的寓所。在这里居住的三年半时间，他先后编辑了七本杂文集，同瞿秋白建立了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的肝胆之谊，也在这里写下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”。如今，鲁迅故居每天吸引众多参观者，人多时，常常要排队到马路上。

山阴路又氤氲着老上海的烟火气。街角埋头修鞋的小皮匠，脚边牌子上写着“5元起步，立等可取”，时不时与路过的居民熟稔问候：“王阿姨最近身体好伐？”万寿斋总是生意兴隆，大家夹紧胳膊挤在长桌上，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小笼。不远处的光头生煎同样物美价廉，端两客到隔壁面馆坐下，与陌生人拼桌，也不影响味蕾的满足。

文化积淀，人间烟火，铺成了山阴路的底色。而两旁的弄堂里，有许多居民已经栖居了几十年。有人说，“已经住惯了，老房子养人”；也有人因为“百岁老宅”的种种“老年病”，愈发感到局促不便。



VV 邱娇丹(左)与周成丰是一对夫妻，他们选择定居山阴路，并在这里经营一间茶室

## “厨卫共用是最大的无奈”

拧开老旧的铜把手，邱娇丹点亮手机的电筒功能，走上狭窄昏暗的木质楼梯。楼道灯在厨房内，如果忘记打开，上下楼梯时，她就需要用手机照明。“咚，咚，咚”，高跟鞋踩在楼梯地板上，发出声响。邱娇丹喜欢这种声音。

邱娇丹与丈夫周成丰，在上海生活了11年。几个月前，她与丈夫孩子搬进大陆新村旁边的淞云别墅，租住在二楼。“虽然一楼公用厨房有些乱，但二楼层高比较好，不压抑。窗户造型也很好看，是铁制的。”这是痴迷老物件的她，第一眼就相中的房子。

飞签完合同，没两天，邱娇丹就搬了过去。每天从阳台向外望去，眼前是绿意葱茏的爬藤植物，耳边是邻居弹响的悦耳钢琴声，一切都让她心旷神怡。

然而，“诗与远方”固然美好，“眼前的苟且”却同样存在。例如，厨房是几户人家共同使用的，没有安装抽油烟机。烧饭时，楼道里弥漫的都是油烟味。“邻居今天吃什么，一闻就知道。”邱娇丹说，尤其是烧鱼烧虾时，“烟火气”里沾染不少腥味，着实有些呛人。“就算

我们想买油烟机，其他邻居不装，也没用的呀。”

让她更不适应的，是与邻居共用卫生间。“特别是每天早上，要上班的、要送孩子上学的，都挤在一起，真不方便。”

“厨卫共用，是我们这里最大的无奈。五六户人家合用一个厨房，两三户人家合用一个卫生间……这在山阴路的老弄堂太普遍了。”山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荣庆直言，“每天都要与陌生人抢同一个厕所坑位，这种滋味可想而知。如果遇到一些不讲究卫生习惯的租客，那就更难受了。”

陈荣庆已经在山阴路历史风貌区生活了一辈子，既是社区工作者，也是实际居住者。60多年来，他见多了老房子深处的酸甜苦辣。

“老房子都轮流经历过修缮，这对房屋的保护、居民生活的改善，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，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厨卫共用的生活格局。”陈荣庆回忆，十几年前房屋修缮时，居民们会热情地买点心塞给工程队，叮嘱他们要修得好一点，“而现在这种情况少了”。

## “72家房客”的空间智慧

虹口区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原本里弄类房屋设计，都是一个门洞一户人家独用。但因为历史原因，实际每个门洞有居民5—7户，大大超出原设计承载户数。“这不仅造成房屋的超负荷使用，加速了房屋老化，也造成了部分房屋的厨卫设施短缺。”

负责人坦言，要实施成套改造很难。“一方面，成套改造需要增量空间，比如加层或扩建，但这样一来，这些优秀历史建筑就无法维持原有风貌肌理；另一方面，这些建筑内部往往存在较多的保护部位，也对空间的再分割造成了困难。”

“72家房客”频繁使用同一个厨卫空间，日常的摩擦难以避免。通过修缮等方法改善环境之外，居委干部、弄堂自治委员会等，成为化解矛盾的关键力量。

山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萍，常备一把尺。“厨房间太小，有时哪户人家占地方多了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居民们都会发生争执。我们就拿着尺，帮他们一厘米一厘米地量。”

让徐萍印象很深的是，有一名新住户搬进老宅，“凭感觉”安装了一个漂亮

的新水槽，比原有范围明显大了一圈。邻居老住户看到后大怒，两人互不相让，一直闹到居委会。徐萍认真查看房本，同他们商量厨房公共区域划分，弄堂自治委员会的“老法师”们也纷纷站出来协调。邻居两人终于达成共识——沿窗户一分为二，新水槽拆除后重新安装，这才解决了矛盾。

相比新用户，住久了的居民都已习惯了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在有限的空间里，他们与左邻右舍商量出许多空间划分方法，以至于格局相同的老宅，每一个门洞，构造都不一样。现实所迫，种种“空间魔法”，闪烁着民间智慧。

陈荣庆的家，就是其中之一。“我住的房子，本来一楼人家可以到三楼晒衣服，三楼人家可以到一楼烧饭，厨卫全都是公用的。”后来，家住二楼的陈荣庆想了个法子：晒台归三楼独用，厨房空间就由一楼、二楼平分。地方很小，捉襟见肘，却也总算有点“麻雀虽小、五脏俱全”的意味了。

恒丰里的石库门建筑，有前后两扇门。一些居民商量好，一楼人家用前门，二楼三楼人家用后门楼梯，尽可能减小对彼此的生活干扰。

## 居委干部都曾通过下水道

山阴路的许多老房子，都有百年之久。人到耄耋，已显龙钟老态；对房屋来说，亦是如此。

78岁的居民许美丽，就住在留青小筑弄堂口。从1982年嫁过来至今，她在山阴路住了40多年。平时烧饭，住3楼的她要来回爬68级楼梯，后来索性在房间里搭了个电磁炉。

“房子肯定是越来越旧了，没有办法的，总有不方便的地方。”许美丽说，砖木结构的老房子，总是有白蚁。“很奇怪，有时门窗关紧，开了空调，居然还有白蚁飞进屋，不知道从哪里钻进来的。”

房屋大修之前，卫生条件差的时候，蟑螂甚至老鼠窜来窜去。许美丽说，有邻居养了猫，却一只老鼠也没有抓着，只听对方骂骂——死猫，就知道吃东西！

恼人的生物，还算小事；碰到漏水、溢污、墙体开裂等房屋“老年病”，那更叫人头疼。

许美丽带记者走上二楼亭子间，这里曾经因渗水导致墙皮发霉起翘。维修人员追查原因后发现，原来问题出在底楼天井里：落水管被落叶等杂物堵住了，满溢的水在楼顶蓄积，楼上就遭了殃。

在里弄房屋修缮以前，一到下雨天就担惊受怕的，不仅有居民，还有居

委干部。“说起来有点不好听，其实我们周围每个居委干部，以前都通过下水道。”徐萍告诉记者，那些管道毕竟老旧了，以前经常堵住，污水漫溢。有时看到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，走过积水时也要“跳河浜”，他们都要掀起心来，捏一把汗。

家住长春路上沙逊群楼的荣荷珠一家，也经常被污水“欺负”。“之前水管口径小，脏水总要泛出来，有时甚至漫过脚背，地上一塌糊涂。”说到过去，72岁的荣荷珠声音有些哽咽，“为了防止马桶堵塞，我们准备了一个大水桶，有时候一天要浇6桶水”。

这次修缮征求居民们的意见，荣荷珠提出了需求。施工负责人的回答，让她定下心来——

“哪怕‘开刀’、重新排管子，也要解决这个问题！”